

郑谷：唐诗的余晖

□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



郑谷

诗人公署如山舍，只向阶前便采薇。
惊燕拂帘闲睡觉，落花沾砚会餐归。
壁看旧记官多达，榜挂明文吏莫违。
自说小池栽苇后，雨凉频见鹭鸶飞。

——唐·郑谷《题汝州从事厅》

他生活在风雨飘摇的晚唐，他像一抹残阳，为做岸唐诗画上了夕阳西下的句号，成为唐诗的最后绝唱。

出生在公元851年的郑谷，距离唐朝即将灭亡仅有56年。经历了唐宣宗、唐懿宗、唐僖宗、唐昭宗、唐景宗五位皇帝，见证了唐朝的最后时光。郑谷可以说是唐朝最后一位诗人，因此他也成了唐诗最后的余晖。

唐朝结束了，郑谷也走了，把属于大唐的唐诗也带走了，不管朝代如何更迭，百姓生活依旧。中原大地的黎民百姓，也因郑谷的笔墨留下记忆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汝河儿女重复着同样的劳作，唯有收获时的喜悦不会因时代变迁而不同。

不高，但他的诗以及他的名，在晚唐当时是享有盛名的。他一生作诗千首，流传下来的有300多首，在唐代也算是数量不少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孤陋寡闻，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有读到过他的诗。

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唐朝诗人中的盛誉，也并不影响他对汝州的难忘情结。

他写诗，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，认为“诗无僧字格还卑”，也就是说，无论谁写诗，字句中如果一个“僧”的字眼都没有，那这些诗歌的格调就是卑下的，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。

以往的诗歌评价，往往是在风格和句法层面，这样对于某一个字眼有强烈追求的观点还真的很少见。

有这样的创作理论指导，他的诗中带有“僧”字的还真不少。这一点在当时也是被人讥笑的，不过他的诗在当时还是影响很大的。

受限自己的人生经历，他的诗篇也多是表现士大夫阶层闲情逸致的作品，虽然风格上清新通俗，但是缺少深层次的社会内容以及自身经历中凝练出的真情实感，所以流传下来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少，但是经典名篇并没有几篇。

就像这首专门为汝州而做的《题汝州从事厅》，炼字炼句，却也通俗明白，清新自然。不过内容上似乎缺少了深度，只是一首单纯的触景生情诗。

一定是个霏霏细雨连绵不断的天气，此时的汝州，潮湿、阴郁。

这首诗的第一句，是写了公署的阶前这个比较常见的地方，或是在雨雾朦胧的从事厅，或是在厅堂的台阶前。“惊燕拂帘闲睡觉，落花沾砚会餐归”伸着懒腰，很是闲适。也可以当成一幅画来看，烟雨蒙蒙中，官厅台阶前，站立着一位颌首拈须的诗人在感怀。

一个人，站立的地方不一样，看到的事也就不一样。站在桥边的，或许看惯了人间离别；站在雨中的，则看够了自然风景。

诗人开始抒发情怀了。本来是没有感觉的，中间回了一次老家，再一次看到了路旁的柳树杨树，那熟悉的柔软的枝条，才突然意识到：这应该就是诗里经常出现的景象啊，这细雨霏霏的阶前滴露，不知道承载了多少的离愁别绪，原来是只有南方才有的景象，由此，他又想到长安，想到灞桥，感慨万千。

这首诗抓住的，正是时空游离与滴滴游子的关系，不过这里是反用，因为“自说小池栽苇后，雨凉频见鹭鸶飞。”古代游子往往在美好的春天远游，在细雨中伤感，在人间的离别中抒发情怀。

幻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可惜没什么用。这也是晚唐文人的一个通病，中唐文人们中兴的努力宣告失败，文人们的政治热情也迅速的消减下来，面对着黑暗且无出路的现实，他们选择了逃避，或者隐居林泉，或者纵情声色。

他们诗歌的内容中，也就缺少了盛唐、中唐诗人的进取精神和对现实的关注，转为对自己内心的挖掘，对日常生活的记录。相对应的，也就更加追求诗歌的形式美，于炼字，对仗上不厌其烦的苛求，实际上已经偏离了作诗的本意。

作诗的目的从内容转到了形式，诗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没落，也就无可奈何地开始了。

这个世界，从来都不缺诗人，但在唐朝时期，他们的出现，有些密集。

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，郑谷即便不是最亮的那颗，也是光环最耀眼的那颗。因为，他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。在他之后，再无唐诗。

郑谷是正宗的贵族出身，含着金汤匙降临人间，便有朱门作依托，人生从此有了一个华丽的开始。所以说，即便身处乱世，一个人的出身，直接决定着他从起跑线的前端开始。

但是，我们只看到了开头，却猜不到结尾。

郑谷出生在刺史家中，从小的教育自是不错，7岁即留下“自骑竹之年则有赋咏”的名气，能作诗，亦能评诗，完全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神童。当时的著名诗人、诗论家司空图见了郑谷，也啧啧称奇，甚至认为他今后“当为一代风骚主”，可以领袖文坛。

然而，真实的前途既残酷又曲折。郑谷成年后，应进士举，连考了16年，次次都名落孙山。

39岁那年，他中了进士，步入仕途。从县尉竟也做到了都官郎中，相当于京城政法委最高长官了。在兵荒马乱的晚唐年代，做官居然顺风顺水，也是不易。52岁时辞官归隐，写诗吟唱，安安稳稳结束了自己的一生，只是距离“风骚主”还是有些差距。

因为他所处的唐朝早已千疮百孔，摇摇欲坠。自裘甫、庞勋等拉开唐王朝末世序幕以来，黄巢、秦宗权等人也相继揭竿而起，再加上李唐皇权内乱，事实上从公元850年开始，大唐帝国就进入了随时死亡的状态。

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，是无法理解这样的情感的，他们只能祈求和平，祈求永远的和平。如果和平祈求不来，那就要勇敢地站起来，去捍卫和平的权利，为了他们的后人，他们也必须站起来。

郑谷能辞官归隐躲在老家读书教书，但是唐帝国却躲不过去，也无处可躲。公元907年，被唐僖宗赐名朱全忠的朱温逼迫唐哀帝禅让于他，代唐称帝，改国号为梁，改元开平，史称后梁。至此，历300余年的大唐帝国画上了句号。

当朱温称帝的消息传到江西宜春的时候，郑谷也已经给自己选定好了坟墓。他是不可能不追随李唐的。

郑谷一生作诗不下千首，但因没有经历太多坎坷，诗风朴实、闲逸，多以咏物、记录生活为主，所留名篇不多。晚唐的诗人已经没有了盛唐时的豪情，皇帝和年号就像走马灯般更换。大唐将倾，文人纵有豪情，也再难辉煌，只能磨灭在历史大潮之中了，偶尔激起的一点浪花，也成了大唐最后的绝唱。

这首《题汝州从事厅》，大约是郑谷寓居汝州时所作。他对仕途已经处于无所谓的状态，甚至于开始信道。或许多多少少有些自嘲的意味，但诗人对“叶落归根”的感知却越来越深刻。他想要回家归隐了。

郑谷考上进士，已经是唐光启三年(公元887年)的事情了，与扬子江畔的杨花不经意间已经分别了15年的光景，此时的郑谷也早过而立。

原本以为这次可以安定下来了，可惜安城里仍然兵戎相见。唐僖宗，这位钟爱马球与斗鸡的皇帝，也在奔波与荒淫中度过他颇为荒唐且短暂的一生，但他总算是死在了长安。他死之后，他的弟弟李晔继位，为唐昭宗。

唐昭宗景福二年(公元893年)，郑谷终于步入仕途。此时他已是不惑之年，标准的中年人了，但也总算在长安安定下来。

中年人是怕过春节的。自己年长了一岁，父母老了一岁。一切都是不可阻挡的，所有的恋恋不舍或者豪情壮志，都会在中年之后消磨殆尽，而不得不接受命运的摆布。

漫漫秦云淡淡天，新年景象入中年。
情多最恨花无语，愁破方知酒有权。
苔色满墙寻故第，雨声一夜忆春田。
衰迟自喜添诗学，更把前题改数联。

春节前夕，郑谷写了这首《中年》。他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呢？是老家的宅子和老家的地。这种对家的依恋在年月的增长中最为明显。尽管唐昭宗是有大志的，尽管郑谷也是有志的，但他已经40岁了，唐帝国也已经摇摇欲坠病入膏肓，根本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改变的。

不如归去，可能这就是郑谷在新年之际的心愿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。公元903年，朱全忠引兵杀入长安，郑谷见李唐王朝回天乏术，气数已尽，就毅然南归，回到家乡宜春，过上了隐居的生活。他归隐了。尽管如此，他的小日子过得应该还不错。司空图所谓的“一代风骚主”，大半生的精力用在了吟风弄月上。

陶渊明爱菊，菊花诗写了一麻袋。白居易爱牡丹，也有不少佳作。但这些人更多的是闲情逸致，唯独郑谷不是。他非常爱小动物、小植物。竹子、柳树、莲花、燕子，当然还有为他赢得雅号的鸚鵡……他的诗更有一股童话的意味，宛如一个童话世界，根本看不到时代的动乱与悲苦。这真是唐代诗坛一道独特的风景。欧阳修在幼时就曾经背诵过不少郑谷的诗，后来“小甜甜”就变成了“牛夫人”，对郑谷的评价也由“极有意思”变成了“格调不高”，且几成定论。

就像这首《题汝州从事厅》，从诗中我们很难看出其背后是一个山河破碎、江山易主，百姓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时代，倒是从中读到了一丝闲适、一丝怅惘。

其实，做一个天真的诗人，不是挺好的吗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做沉重的杜甫，尽管后来，他无意中把自己活成了杜甫。

像郑谷一样，在我们心里，家永远都只有一个，其他的只是房子或者是我们居住的地方，那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才是家。只是很多时候，我们走得太远了，走得太累了，以至于忘记了要回家，甚至忘记了回家的路。但他记得，且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

唐诗是不死的，诗人是不死的。长安没有了，他所依靠的还有回忆。公元909年末，郑谷去世。时代记住了他，诗坛记住了他，因为这首诗，汝州也记住了他。这就足够了。

大唐诗坛，我们的唐诗，唐帝国最后的一抹余晖也画上了句号。尽管不够壮美，尽管满目凄凉，但已经足够让我们骄傲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自我减压 愉悦身心

—— 用美好享受生活 ——

汝州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明办 宣